

羅人杰著

美菲教育考察瑣記

于右任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七年四十五國民華中

記瑣察考育教非美

角壹元壹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杰 人 羅 者 著 編
潔 中 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

(號一一一街老皆亞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興(4749)號八七六〇第字業臺版內 證記登部政內

胡 序

這本書的名字雖然是瑣記，作者在書中又說只是一鱗半爪，聊記所感，但既是行萬里路的所見所聞，其意義與價值已是不等閒了，何況作者是辦學頗有經驗與成績的學人，且負有考察教育的使命，更定了有計劃的行程，其所記所感，自更深刻豐富，可以發人深省與認取的！無怪作者在本書未寫作之前，在旅行途中所發表的幾篇文章——「支加哥零縑」、「工具與目的」、「美國小學教學瑣談」之後，許多朋友，就紛紛函請作者，要求繼續撰寫，以供教育界同仁參考了。今既寫成此書，我想教育界同仁一定是非常歡迎的！

我讀了作者「自序」之後，緊接着再讀「西行紀感」，「支加哥零縑」「工具與目的」……：一直不願釋手，最後讀到附錄「對我國當前教育的幾點建議」，我覺得真是獲益不少！我忝為作者之師（作者在自序中說過了，所以我不得不承之。）讀了此書之後，我很高興我的「高足」為我授了一課！

胡 軌

五十四年元月十二日於臺北

自序

此書之問世，就我寫作的動機言，是相當偶然的。古人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爲知識份子最愉快的事體。這些年來，我不敢說讀過萬卷書；但是行萬里路却係事實。本書可說是行萬里路的一些感懷與紀錄。

民國四十八年的春天，我承安全分署的協助，政府的推派，與王亞權，孫沛德兩女士，及徐鳴亞，段茂廷，曾添火三先生去菲律賓演考察社會中心教育。三月三日由臺北出發，三月廿七日返國，短短三個多禮拜，我們在菲律賓經歷了馬尼拉(Manila)，碧瑤(Bagui)，塔骨板(Daguba)三個市，及黎薩(Riza)，布琅珂(Bulacan)，蜂芽絲蘭(Pansinan)，拉古那(Laguna)四個省。走馬看花，總算看了五所大專院校，四所中學，三所訓練中心，廿幾所小學。此外還拜訪過六所華僑中學。回國之後，由見生感，由感生思，乃草寫了三篇文章：「理想與現實」，「問題與非問題」；「知識的運用與知識份子的出路」。前兩篇並在「國教之友」發表。大都是一些感想，夾雜著一點點議論。本擬順著這一思路，將菲國小學的教法、課程、制度繼續介紹。乃以行政事務紛繁，一拖二擱，形成了一宗未了的心願。

民國五十一年冬天的冬天又承美國方面的協助，政府指派赴美晉修考察。由十二月十一日起程迄五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返國，恰恰半年。其中除在密希根伊斯蘭辛(East Lansing)的密希根大學研究院研究一季之外，在外旅行，考察了三個月。考察的地點是密希根州的蒙特不里斯梯(Mt. Pleasant)及佛冷梯(Flint)；俄亥俄州(Ohio)的波令够冷(Bowling green)；芝加哥市，印第安那州(Indiana)的特里

哈梯(Terre Haute)·堪塔克州(Kentucky)的繆繆(Murray)·洛貝爾(Louisville 讀 Lobill 的音)福蘭克佛梯(Frankfort)田納西州(Tennessee)的納希菲里(Nashville)喬治亞州(Georgia)的卡羅利頓、北加羅利那的卡柏山(Chapel Hill)·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的莫德斯多(Modesto)及三河恩(San Joes, Joes 讀 Hoza 的發音)，每一州停留的時間爲一週左右，以當地的教育學院或大學的教育學系爲中心。然後展開考察工作。我很感謝每一大學的教育系主任及許多中小學校長與教授們給我許多協助與啓發，甚至用私人的座車，駕送我到另外相當距離的地方去考察。其中，華盛頓衛生教育福利部的麥克道熙(Charles W. McIntosh)博士，事先爲我安排考察歷程，旅行途中經常與我取得聯系，使異國單身的旅客，能隨時獲得一些必需的消息。考察工作能順利進行，這都是十分使我感謝的！

由於考察計劃編列適度，節目緊湊而不過勞，每週都有部份時間讓我思考。未出國以前，「國教之友」總編輯黃費光兄即約我寫點通訊一類的東西，給他在「國教之友」發表。因此，我一抵華盛頓之後即寫了「東京廿四小時」及「西行紀感」二篇文章。前者因與本書關係不大，故爾割棄。後者可算對美國社會的簡單介紹。亦「入境問俗」之意。嗣後在旅行途中，寫了「支加哥零錄」；「工具與目的」，「美國小學教學活動瑣談」。這幾篇文章發表之後，不少朋友以鼓勵代鞭策，紛紛來信贊譽。認爲提供的一些材料與意見，對於教育界同仁甚具參考價值。囑我繼續撰寫，這對我自然是莫大的安慰，同時也鼓勵我出版此書的勇氣。——前面我說：此書之問世，就寫作動機言是相當偶然的，便是指這段經過而說的！

五十二年六月回國，因離校較久，學校又值改制，諸事待理，忙累不堪。兼之，在美搜集的一些資料，由船運歸，至十一月始抵我的住地。忙裡抽暇，邊整理，邊寫作，花了大半年時間，始完成下

列幾篇：「社會中心教育的一面鏡子」；「美國教育行政瑣介」；「美國小學的師資訓練」；「美國小學教師的任使」；「美國教育經費舉隅」。凡以上所說的篇次，就內容說，它們自成單元，各個獨立。不過，合起來，對美國小學方面的教育，似不失為系統的簡介。惟以草寫時間先後不同，取材多少不一，故各篇長短未能盡相一致，這是我認為不無遺憾的事體。

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美國的殖民地。文化幾為美國文化之延伸，教育的形式亦多為美式。在某些地方，菲律賓教育的優點和缺點亦可能為美國若干年以前所具有的現象。由於此番美國教育之介紹，對菲律賓教育之介紹便多少有點彌補作用。例如：兩國小學教學活動，都十分相接近。社會中心教育，也祇是在經費上表現有差異。出發點也是相同的。因此，前面所說：我未了的心願，至此聊予補償。也因爲如此，我採取「老，莊，申，韓，同傳」的辦法，將它們一併刊出。使讀者，在思想上，制度上，追尋其潛在脈絡，而瞭解教育發展的途徑。在菲律賓教育考察的三篇報導，實在偏於感想的多，而智識的運用與知識份子的出路，乃係「因物起興」，有感於我國青年的出路而發。我國的知識份子對知識的運用有所異於西方而發，我乃將菲律賓教育考察部份，擺在美國考察部份之後，俾讀者能讀完了兩國教育情況之後，作一番綜合的思考，對於鄙見有無同感？

由於這兩國教育的考察，對我實有許多啓發。因此，我最後寫了一篇：對我國當前教育的幾點建議。此乃純係個人的私見作為附錄，野人獻曝，是否妥切，又當別論。

古人說：「百聞不如一見」此乃鼓勵人們與其相信傳聞不如相信眼睛的一種說法。究其實際，我們對付簡單的事體固然「聞」不如「見」，然就複雜的事體言：「聞」固會因傳聞而誤「聞」，「見」亦往往因觀點不同而誤「見」！何況複雜事體，單憑眼睛去親見，非僅在距離上辦不到，在時間上

亦力有所窮。勢必得借重於「聞」，或「傳聞」。教育爲「最複雜的事體，因此，我的考察，固爲「親見」，然大部份仍爲「聞」，或「傳聞」。故本書的內容仍可說來自聞見之見，及見聞之聞。倘報導不實，或取材有誤，那又屬於「聞」「見」不實之過了。敢乞教育同仁及海內運人，有以正之！

書成，承黨國元老于院長右任，賜予題簽；正中書局董事長胡師步日惠寫序文，臺南師專副教授張麟書兄爲之設計封面。俱使本書生色不少，於此，併致無上謝忱！

羅人杰

民國五十三年八月
于省立臺南師專

美菲教育考察瑣記 目次

胡序

美國教育考察瑣記

西行紀感.....	一
支加哥零織.....	九
工具與目的.....	一五
美國小學教學活動瑣談.....	二三
社會中心教育的一面鏡子.....	三五
美國教育行政瑣介.....	四三
美國小學的師資訓練.....	六一
美國小學師資的任使.....	一〇五
美國公共教育經費舉隅.....	一四一
菲律賓教育考察瑣記.....	一五三
理想與現實.....	一五三
問題與非問題.....	一六一

知識的運用與知識份子的出路.....	一六九
--------------------	-----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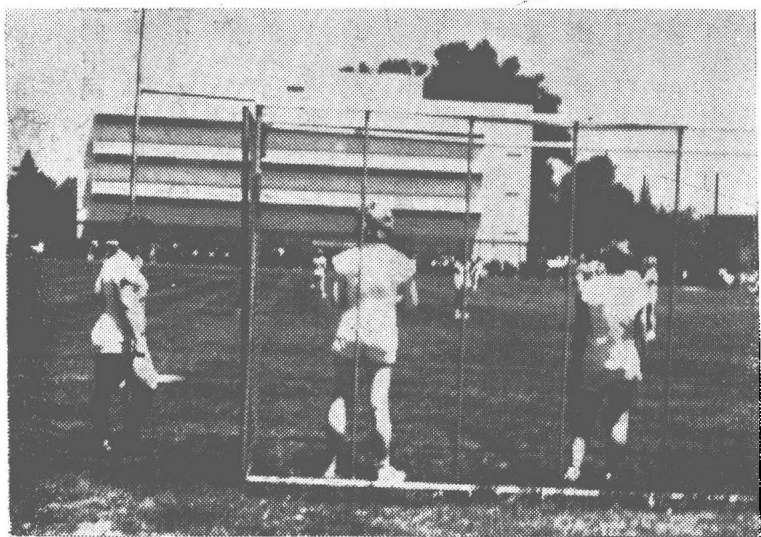
對我國當前教育的幾點建議.....	一七七
-------------------	-----

西行記感

我們中國人稱日本爲東洋，歐美爲西洋。歐美人稱我們及日本爲遠東，土耳其爲近東。因此，我這次來美，離開日本之後，才正式算作西行。這行程原先預計爲火怒奴奴(Hono lulu)三藩市(San Francisco)支加哥(Chicago)終抵華盛頓。道經火怒奴奴時才接到臨時通知，支加哥這一站的停留免去了。在火怒奴奴，三藩市分別留宿一宵之後，便到達了華盛頓。這幾個地方在地理上，都爲中學生所熟悉的名辭。而對於我的經歷，俱爲初見。由見生感，由感生思。一麟半爪，未必全豹，但大海飲水，飲一杓之水，便知大海的水味；深山探礦，驗一簣之土，便知土地的性質，所謂抽樣調查，要亦不失爲了解人情風土之一法。因此，敢于隨憶所及，信筆直書聊記所感。

一、一天曾見兩晨曦

離開東京那天，陰曆是屬于那一天，我未查新舊合曆，弄不清楚了。陽曆是十二月十二日。飛機起飛的時間是十一時五十九分，時皓月當空，微雲不作，正是蘇東坡所描寫的：「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景象。記得早上的東京，也是旭日普照，晨霧稀微，揣度陰曆時日，應該是「望日」左右。在機上既無寒暄的朋友。由于連日的疲勞，也祇得依椅而睡。忽然機身一下劇動，我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旭日早已東昇，雲海正在機下翻騰。我欣慰我的睡眠真够甜蜜，會從先天的半夜一直睡到翌日的七、八點鐘的時光。再看鄰座的朋友，尚在鼾聲大作，好夢未醒。機身雖微有震動，整個機艙可說靜寂無聲。除了少數的鼾聲。「大夢誰先覺」？難道乘機西行都是一些貪睡的朋友？或者藉夢遊故鄉？我一時幾摸不着頭腦。再看看我手上所帶的錶，才發現時針分針正重疊在「3」字上面。那不是三時



加州三和大學女生體育課情形 一圖



加州小學防空演習情形 二圖

一刻麼？這時，我才憶起在臺北時，朋友告訴我，過日期變更線，西飛的要重渡一天，如今正是第二個十二月十二日的開始了！

「一天會見兩晨曦」！深信舊經驗或舊習慣的人，誰會相信這句話呢？如今事實告訴我，確實是如此的。足見天下事，是非對錯的判斷，很難有絕對的標準。在若干情形下，我們祇有「約定俗成」用共同的標準來判斷是非。雖然「共同」的標準，仍有一絕對標準在其背後，而人們對「是非」普通的判斷，採用共同的標準，會節力而省事得多。即以日期變更線的時刻而論，在地理學上當然有其切確的說法。如果大家堅持「鐘錶面的二十四小時爲一晝夜」。這一觀念的更正，便得大費唇舌了。

二、南國風光——火怒奴奴(Honolulu)

我雖然有上面對於時光的「發現」，但爲計算旅途所耗去的小時單位，我並沒校正我鐘錶面上的時針。機抵火怒奴奴，我的手錶正指向五時二十五分，這當然係東京的時間，火怒奴奴飛機場上的時鐘却指向正午十一時二十五分，這段旅程所花的時間爲五小時又二十六分。

下機後，算是進入美國國境。視同寶貝般的X光底片，身體檢查報告書，外交部護照及黃皮書全部拿出來，接受檢查。第二步是檢查行李。經過這番檢查之後，我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我已安全抵達美國了。

步出機場門口，美國國務院接待中心的招待人員已在等着我。其中之一人爲Mrs. Babbaa Daver 導爾夫人。她是一位高大而很和藹的西方婦人。除掉爲我提取行李外，並親自駕車送我到 Islander Hotel。在赴旅館途中，她沿途爲我指出：什麼地方是餐館，什麼地方是戲院，什麼餐館最便宜，什麼餐館最貴，似是絮絮不休，但其內心深處確已盡了招待的責任了。抵達旅館之後，她又遞給我一張

免費招待的電影票，及一張通知單，通知單上面寫着：「羅人杰的航程業已改變，將在三藩市渡宿一夜，並直飛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原來我的航程計劃是在火怒奴奴停留六小時四十五分，三藩市停留五小時十六分。支加哥停留五小時十四分。沒有一個地方可住上一整夜，改變後的航程是支加哥這一停留站取消了，而火怒奴奴三藩市這兩個地方都可以住宿一宵。航程爲什麼改變。是否爲減少我的疲勞，抑另有原因？則我未確切明白。

火怒奴奴是凸出在太平洋中間一個島嶼，氣候溫暖如春，椰子樹扶疎挺秀，一派南國風光氣息。使人忘記現在已是十二月的季節。

下午我因「一個人在旅館悶得無聊，便藉機欣賞這南國風光。沿着海灣，獨自徘徊。海水靜濶，士女們衣紅着綠，短褲緊衫在海水沙灘上，追逐依偎。充滿了「浪盃」情調。我們中國自古文人，對於春閨怨慕的描寫，多少與南方發生聯系。所謂「紅豆生南國」，「南有喬木」。至此，我算了解其中端倪，國際市場(International market)也在這海灣的上面。係一相當宏大的圓環式院落。其店面之多，遠不及臺北中華商場，其陳設之複雜，則似無不及之處，祇是顧客稀落，掌櫃們亦意態闌珊，似在聽任遠行人的欣賞，而對於生意的隆替，並未在意。

吃了晚飯之後，又獨自跑到 Waikiki 劇院去看電影。一座可容千人左右的劇院，到的顧客似乎未達三分之二。我們大可看出其生意之冷淡。亦可看出火怒奴奴並非繁盛的商埠。因爲兩天連作一天過，精神顯得十分疲乏。一進戲院便昏昏欲睡，八時即返回旅舍就寢，第二天醒來，已是上午八時，睡了整整十二小時，爲平生所少有的現象。

下午三時整離開了火怒奴奴。

三、三藩市（舊金山）的一夜

由火怒奴飛抵舊金山已是夜間九時四十五分了。現在無需經過任何檢查手續，同時行李在火怒奴奴上飛機時，即已交待航空公司（TWA）直運華盛頓。所以在行動方面較以前兩站方便多了。可是另一問題來了，那便是今後的航程問題。在火怒奴奴時，Mrs Babbara Dayer 已告訴了我，到舊金山如需向人洽商，可電 Mrs. Madelaine H. Russell（羅素夫人）她的電話號碼爲 Bayview 1-1893 因此，一下飛機，我即打電話給她，三番四次，電話都無人接，經過探聽之後，才知我們的飛機，停留地並不屬於舊金山市區管轄的範圍。屬於舊金山飛機場是國內飛機場。因此，我又坐上汽車跑到市區飛機場，再給羅素夫人一電話。這時已將深夜十二時，她大抵業已入睡，除掉告訴我住宿的旅館外，並表示未來機場迎接的歉意，態度極爲誠懇。

我住的旅館名爲 Hamilton，是一家龐大的旅館，經常有小汽車來往機場，迎送客人。內部陳設相當華麗，附有游泳池，室內沙發，衣櫃浴室，一應俱全，而且有現成的咖啡，白糖供客人隨時取用。自抵東京以後，沿途各地的飲料、俱係自來水，冷淡無味，我對此甚不習慣。在國內飲茶並不覺有什麼味道，此刻回想起來，倒是其味無窮。現在有現成的咖啡，我想比喝自來水總要有味得多。因此，如法泡製了一大杯咖啡。一飲而盡。我的體質，對於刺激性的東西如生薑、大蒜、辣椒、均能接受，惟獨對咖啡似屬例外。那晚飲了這一大杯咖啡，使得我整夜未睡，其情形比在東京尤厲害。

第二天七時左右，羅素夫人又來電話，囑我趕緊到機場辦理九時二十分飛華府的手續，在匆匆促促中又離開了旅館。

舊金山對我，祇可說借住一宵，市容人情，一無了解。在歷史及地理上，我知道她已久，但如今

身在此山中，竟未能一識廬山真面目，不無遺憾！願歸去時能對她巡禮一番。

四、抵達華府以後

飛機九時二十分由舊金山起飛，一直到下午四時左右，方抵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冬天的時光，在華府這時已將薄暮。步出機艙，冷風迎襲，遠望飛機場的邊沿，一層層的白雪，這是我離開祖國大陸十四年以後，第一次看見白雪，觀物思情，又係初到異國，益發激動離鄉戀國之感！

步出機場門口，恰巧國務院接待中心的接待人員，以及好友曾憲銘兄及鮑幼玉兄俱在門口迎接。曾鮑二兄並告訴我旅館業已訂好。價亦便宜。在薄暮中我乘着憲銘兄的座車抵達了R街二一六的住處。四天的飛程，至此頗有「賓至如歸」之感。我又記起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對于曾鮑二兄的盛情，則衷心迴蕩，永藏難忘。在此，需另行感謝的一人，乃舊金山飛機場中另一中國的朋友。原來我由臺北出發時，預定抵達華府的時間為十四日上午十時五十四分，抵達場地為國際飛機場。我即以這項時日地點函告憲銘兄。到了火怒奴奴之後，行程改變了。但抵達華府的時間地點尚未決定。無從通知憲銘兄。舊金山起飛時，雖然抵達華府的時間及地點已作決定。但匆促起飛，我已分身乏術。來不及通知憲銘兄。幸好某中國朋友在舊金山飛機場工作，他惠然慨允，待我上飛機後，代用長途電話通知憲銘兄。故憲銘兄于上午迎接撲空之後，下午終歸接到了我。此番意外的友誼，亦可說建立在「同胞愛」的關係上。

到達華府的第二天，我即開始接受國際中心為時兩週的講習。幾天來並參觀了許多名勝，如：白宮、國會、國會圖書館、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傑佛生紀念堂，以及最高法院，五花八門，值得景仰留連之處各別。此番作客，究非徜徉山水可比，因此，就此打住，不必詳述。

五、月亮與臭蟲

在國內，一向傳述兩句諷刺留美學生的笑話，或故事。一則是：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月亮又大又圓。這算是對於中國留美學生，過分吹噓美國文物的反面諷喻。另一則是：中國有臭蟲，美國也有臭蟲呀！這算是對於中國留美學生，過分誇張美國的優點正面回答。對於這兩則諷喻，在我是聽說已久。可惜已往，身居國內，寓意真假如何？實無從證明。此番作客，所經所感。對此擬稍加解答，瞎子摸象，所見未必全是，但管窺蠡測，聊充本文結論。

首先我要稍為疏解的是對月亮看法問題。月亮爲衛星之一，它的體積大小自是不變。然而它表現在各人心目中，因各人所處的時地不一，可能大小懸殊。這種懸殊的認識，未必可以爲各人的罪過。譬如蘇東坡在赤壁賦中曾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當午夜月昇，人在深深的山谷中去看月，月亮是會表現得小些。另外一個詩人說：「月是故鄉明」。一個離鄉背井的人，懷去國的幽思。有時也會覺得家鄉的月亮要比別地的月亮光輝一些。明乎此，則我們對美國文物的評鑑。縱令說好或者認爲有過分之處，亦宜視爲各人的看法有別，不宜作爲罪過。

一般說來，美國人循規蹈矩，守法精神甚佳，這在國內，似乎人人能詳。然而在守法之外，美國人另一基本精神還在守信。即以我這次帶行李而論，在國內，在東京，旅客運寄行李，有收條；取行李時則憑收條提取。認條不認人，此之謂守法。我們一到火怒奴奴。固然有在東京時的寄存行李條，但是火怒奴奴飛機站，將所有旅客的行李置在輪轉的電動鐵板上。讓旅客自行提取，既不要收條，亦無人監視。更值得敬佩的是：我的行李由火怒奴奴直運華盛頓。到舊金山後我因改坐噴射機。自己先到華盛頓，行李後到。在飛機站的輪轉電動板上看了半天，未發現我的行李。乃將我住的地址及行李

的特徵告訴負責人，希望行李到後，能送到我的住地。第二天早上起來，行李已送到我住地的樓梯門口。既沒驚動我，也沒要我的收條，在別的地方，我很耽心行李的被冒領，或者持有收條人硬要重領。在美國竟無此現象發生。這不只是守法，而是十足的守信。另外在商店購貨，顧客自取所需，然後跑到櫃檯上照價付款，既不多取，亦不少付。節省店主的精力，亦節省自己的精力。俱係守信的美德所致。「人無信不立」，我們老祖宗，早已發現此哲理。但是我們當今的同胞，還得在這些地方多加勉勵。

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今天已不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從政治的觀點看，它已十足地影響了全世界。可是它住的黑人特別多，據朋友告訴我，黑人佔全市人口十分之六，佔一大半。有一天我坐計程車去國際中心。司機爲一黑人。他問我去國際中心幹什麼，我說我去聽講。他再問我國際中心在什麼地方，我說我不知道。經過這短短的幾句談話，他的神氣來了：「您到我的國家來了，華盛頓這麼大，國際中心，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呀，請你下來！」我再問他的價錢，他含含糊糊答道：「美金，美金！一元美金！」實際走不上三分鐘。無論如何，不會超過五毛美金。而他居然高抬一元美金。在國內我是素不善與人吵架的，如今身居異國，望着這一彪形大漢，「殺氣騰騰」，便祇得忍痛犧牲，規規矩矩地給付他一元美金。他乃揚長而去！事後想來，「美國的臭蟲！」美國確實也有臭蟲呀！

五十二年一月四日于華盛頓